

故乡的秋

□ 段佩明

风是智者，总是率先破译了季节变换的密码，把秋到访的消息悄悄地告诉给大自然。几乎是一夜之间，草木次第易容，大地悄然换装，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铺展在人们的眼前。

清晨，太阳冉冉升起，雾却悄悄地把自己藏了起来，让田野的庄稼沐浴在阳光下。田里的稻穗低垂着头，像娇羞的少女怀着一腔心事。黄灿灿的稻粒，在阳光下闪耀着喜人的光泽，秋风漫过，沙沙作响，宛如海洋涌起了金色的波浪，激情澎湃地等待着乡亲们收割。菜园里的辣椒，换成一袭红衫，将土地辉映得一片通红。被时光催老的大豆，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豆荚上，挂着一串串灰黄的豆荚，饱满的豆粒从豆荚里跳了出来，仿佛在欢迎秋天的到来。

在故乡果园穿梭，一不小心就会和果实撞个满怀。挂在枝头的石榴，热情似火，笑得咧开了嘴；火红的柿子圆鼓鼓，像一盏盏红彤彤的灯笼，点亮了秋日，映红了果农的脸庞；毛茸茸的猕猴桃，像一个个小枕头挂在果架上，散发出香甜的果香味，不觉间人多了几分醉意；漫山遍野的板栗熟了，串串栗蓬绽开了笑颜，露出里面挤在一起的褐色板栗，一个个油光闪亮，齐刷刷地闯进游人的心里。还有葡萄、红枣、瓜蒌，累累如浓荫匝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到了秋天，地里的庄稼一天一个样。“抢秋抢秋，不抢就丢。”乡亲们深知农时农事，脑海里酝酿着秋收的计划。在充满诗意的田野上，那些成熟了的花生、大豆、芝麻、稻谷、红薯，都要颗粒归仓。果园里的葡萄、板栗、猕猴桃、石榴、柿子，也要抢季节采摘，及时销售。秋收时节，天空像被水洗过一般澄澈明净，田野一片金黄，田埂上的野菊花多情地笑着，就连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都让人心动。此时此刻，最美丽、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乡亲们脸上灿烂的笑容。他们辛勤的汗水，终于凝结成丰收的果实，只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

晒秋，是故乡秋天最美的篇章。一轮恢宏的秋收农事谢幕，乡亲们趁着天晴，抓紧将地里收回家的稻谷、大豆、玉米、芝麻、红辣椒、棉花晒干水分，用坛坛罐罐储藏起来，为来年孕育希望。秋风飒飒，秋阳杲杲。晒在一个又一个竹匾里的作物，五颜六色，琳琅满目，与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以及错落有致的屋舍，构成一幅色彩缤纷的山居晒秋图。

故乡的秋，一天天深了。山上的枫香树、乌柏、黄连木、栎树，变成了深深浅浅的红、若明若暗的黄，色彩浓烈绚丽。只有挺拔的青松，杂陈其中，仍然倔强地坚持一身绿色，别具一格。山林里，饱食果实的鸟儿，立在枝头，嘤嘤鸣叫，声音清脆悦耳，山鸣谷应，悠扬旷远，似乎在呼唤远方的孩子。

秋天，是故乡的河流湖泊群湿地最美的季节。这里水面辽阔，水草丰美，鱼虾肥多，吸引了成群结队的候鸟来越冬，是一片充满神奇和梦幻色彩的地方。踏入湿地，一望无际的湖面，水平如镜，映照蓝天白云和羽翼翻飞的舞者；白额雁在水中嬉戏，溅起水花涟涟，犹如一群调皮的孩子在尽情玩耍；天鹅仿佛是一名高雅的绅士，不疾不徐，逍遥自在地游弋，偶尔把头深入水里觅食，出水时颈项优雅一甩，潇洒无比；白琵鹭舞动翅膀着，两条腿如飞机的起落架，悠悠地收起，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在不远处的芦苇荡；一群白鹤，挤在滩涂，白花花一片，如天上的云朵，飘落在滩涂上。这里是鸟儿们的家园，也是人们心灵的栖息地。

故乡的秋，温婉恬淡、丰盈饱满，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不仅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同样是一首壮丽的诗篇，一段迷人的旋律，一杯香醇的美酒，更是一味甘甜的良药，能瞬间治愈游子的乡愁。

一杯茶，水续着，茶的味道，由浓变淡；茶的口感，由厚变薄。

茶薄，是壶中嫩芽翻浮，天地浑沌，到逐渐平息安静；一驾马车，奔跑而来，活力四射，而至渐行渐远；一场观戏，繁华落幕，终归曲终人散……

如一缕水墨，一山云雾，依依散开，视野变开阔了，世界变得寥远。

薄之美，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仅是茶薄，还有烟薄、树薄、溪薄、绸薄、书薄、酒薄、粥薄、饼薄、晨曦薄……

想到乡间厨房淡淡的炊烟，轻轻袅袅地勾画于天空。烟一薄，说明一锅饭菜快要煮好了，接近尾声，主人撤了粗木柴，不再往灶膛里添柴草。火焰渐渐小了，慢慢熄灭，顺着烟囱跑出的烟也就淡了，到最后只剩下淡淡的几缕，若有若无。烟一薄，就意味着一家人开始围坐吃饭，似乎闻到诱人的饭菜香。在乡下，我喜欢那种用树枝、枯苇、麦草、油菜秆生炉灶，噼啪燃烧所产生的柴火薄烟。大铁锅炒韭菜溢散出来的韭香，在村庄巷陌里飘荡。温软的炊烟，于乡村上空是薄薄的，升腾着平常日子里平静的人间烟火气。

早春二月的杨柳，以及春天开始时高高低低的树，淡淡的嫩叶，细细的柔枝，在清风中摇晃，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此时的树，很薄。朴树叶片薄，银杏叶片也薄……朴树、银杏树，以及其它一些树，在春天，都是薄树。这些树，刚开始很薄，雨水、惊蛰、谷雨、立夏……接踵而至，它们随着节气饱吸水气，叶子和花，渐渐舒展，渐渐稠厚，树便变得不再薄，一寸一寸地饱满，一寸一寸地光鲜，直至草木丰润。

水流淌细时，溪流很薄。尤其是山溪，好多天不下雨了，水的流量就小，薄到窄窄的、涓涓的、细细的，有些地方，从高处流向低处，山溪看上去如线，真的很薄。薄有薄的好处，它起码是温顺的，水流又凉又清，晨可见一溪烟，还可以见到小石斑鱼在溪水里

我家在临洮的一个小山村，在我上小学的路上，有一条小溪，如一条蜿蜒的小径穿梭在两座高山之间，向下汇入较大的一条无名河，又随着无名河汇入洮河，汇入黄河，最终奔向了从未见过的大海。

小溪很小，小的几乎断流，只有那被溪水冲刷的河道诉说着它经历的风霜；小溪又很大，大到贯穿了我们的整个童年。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家乡的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魅力。而那条小溪，也有着它不同的角色。

每每去往学校的路上，我们都会在小溪处浪费不少的时光，无论春夏秋冬，还是严寒酷暑，我们都有自己的玩法，小溪也有自己的角色。春天的小溪要退去它坚硬的着装，重新展现灵巧的身姿。褪去外表的小溪似少女般温而婉雅。我们看着慢慢融化的溪水，各自选一块尚好的碎冰，让它们漂流比赛，虽无奖品，却有开心。天气渐暖，便会三五成群，戏水打闹，好不快活。夏季炎热，小溪依旧平静，光脚走在溪底的青石板上，丝丝凉意从脚底传来，抚平那燥热的心灵，细腻的泥沙挤进指缝，传出一丝凉爽。偶尔暴雨来袭，小溪也会愤怒，似乎不愿打破它长久的安宁，挟裹着泥沙，横冲直撞，就连路过的行人，也会被殃及。每当如此，我们都会避让，不愿触及，避免被误伤。秋风有信，瓜果飘香，这时候我们的目光都会被转移到那压枝的果实，就连小溪也无暇顾及。这时的小溪便成了知心的朋友，一切不在言语中。果香消散，冬季来临。万物银装素裹，小溪也有了盔甲，而我们就在它的身上打滑。它像一位迟暮的老者，安安静静地注视着我们。这就是小溪，春夏秋冬，四季轮替。

小溪不仅荡涤了我们的心灵，也洗净了我们周围的灰尘。小时候自来水并不普及，喝的是山间的泉水。离学校最近的山泉在几里之外，所以平时打扫教室的水就需要我们去小溪取。通常两个人一组，一根棍子加上一



摘棉花

□ 明伟方

秋分时节，天高云淡，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这正是棉花盛开的季节。网络上，一张张摘棉花的照片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我也不例外。时光倒流至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在偏僻乡村中读书的初中生，而摘棉花的经历，成为了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我家有五亩棉田，每到秋天，棉桃一个个爆裂开来，露出里面柔软的棉花。摘棉花成了家里的一件大事，因为一旦遇到雨天，棉花就会受损，影响收成。记得那时，母亲总是叮嘱我，放学后要第一时间去棉田帮忙摘棉花。

放学铃声一响，我便背起书包，挎上竹篮，踏上那条熟悉的小路。路旁的野花在微风中摇曳，仿佛在向我点头致意。走进棉田，眼前是一幅动人的画卷：那一片片雪白的棉花，如同天边的云朵，轻盈而纯净；棉梗的高低错落，仿佛是大自然谱写的一首乐曲，随风轻吟。

我迫不及待地加入母亲的行列，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母亲的手法娴熟，每一次摘取都那么准确无误，不一会儿，她背后的竹篓就堆成了一座小山。我学着她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将一朵朵棉花从棉桃中轻轻摘下。

记得有一次，我正全神贯注地摘棉花，一只野兔突然从脚边窜出，吓得我心脏狂跳，手中的棉花差点飞出去。母亲见状，哈哈大笑，打趣说：“这小家伙也来帮忙了。”我笑着摇摇头，继续我的工作。

还有一次，我在棉田间发现了一个小巧的鸟窝，里面有三只嫩黄的幼鸟，它们张着嘴巴，发出细细的叫声。我猜想鸟妈妈一定是去寻找食物了，便在地里捉了几只蚂蚱，轻轻喂给它们。看着它们争抢食物的可爱模样，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

在棉田里，我遇到了许多小动物。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蜜蜂忙碌地采集着花蜜，蚂蚁排着长队搬运食物。这些小生命为我的摘棉花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随着太阳渐渐西沉，阳光变得柔和起来，棉田里弥漫着淡淡的清香。我站在地头，望着一片片摘过的空棉桃，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成就感。虽然摘棉花的过程单调而辛苦，但那份收获的喜悦，让我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岁月如梭，4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我已在城市中安了家。然而，那段摘棉花的记忆，那片充满欢声笑语的棉地，始终在我心中占据着一个温暖的位置。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梦见自己回到了那片土地，与母亲一起，在夕阳的余晖中，摘取那一朵朵洁白的棉花，享受着劳动的甘甜。

游来游去。溪一薄，人就可以沿着这条溪，溯流往山里走。那年，在皖南，我坐在清澈薄溪中的一块大石头上，看见山间的另一种风景。我在想，一条山溪，如果不再薄，它要度过枯水期，也许是等一场雨。一个人暂时遭遇干涸，口渴生烟，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也会迎来了生命溪流的丰盈之水。

用一根根蚕丝，经纬编织而成的丝绸面料，真的很薄，如水一样薄。丝绸的优雅在于薄，薄薄的丝绸用手去触摸，指尖光滑清凉。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丝绸有关的故事，丝绸是江南小桥与天青色。多年前，我在苏州观前街买回一块丝绸手帕，纯白的绸缎上画着一枝墨荷，还写了一行娟秀小字。在这么柔软、这么薄的丝绸上题字作画，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从此，让我记住了苏州，记住了丝绸的清凉温润，丝绸的古雅柔薄。

我有一本孙犁的《尺泽集》，放在身边数十年，薄薄的200页，觉得其中的世事变故、人情冷暖、宁静沉潜，比许多书都厚。薄书之中有丰富的内容，丰沛的情感，还有让我读后仍然记得的好文章。薄薄的书，翻阅起来感觉轻松，没有压力，这样的阅读令人心情愉悦。虽说读那些连篇累牍的厚重大书会让人有大收获，但纸质不多的薄书也是一种阅读体验。厚书是大餐，薄书是一款精致菜肴，一种独特风味和风格，所以，在我的手边，常有薄书，除了那本《尺泽集》，《金蔷薇》《漫步遐想录》《山家清供》《吴船录》也是薄书……想起时会翻上几页，忙碌时暂且放下。薄书，虽薄，但内容不薄，情感不薄，感悟和哲思不薄，我喜欢书里的那些智慧文章，在过往的阅读经历中，得感谢这几本薄书。

一碗薄酒，度数不高，最适宜两个初识朋友相聚畅叙。这样的酒，可助兴，可怡情，饮得酒的真趣。也可以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对饮，温文雅尔，有诗、书、画的闲情逸致。薄酒之薄，指聚会时的桌椅简陋，环境

简单，菜蔬简洁，有君子往来的谦谦之风。一壶清冽薄酒，出现在朋友的饯行宴上，就像“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像“洛阳亲友若问故，一片冰心在玉壶。”酒薄，情义厚。

清亮的粥，能够照见人影。这样的粥，是过去清贫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生活回归到原点的本质。现时的生活，我有时还会煮上一锅粥，用萝卜干、老咸菜做小菜。用来养生又回忆的粥，薄薄的，却是来自人间烟火的慢煮，有久违的醇厚米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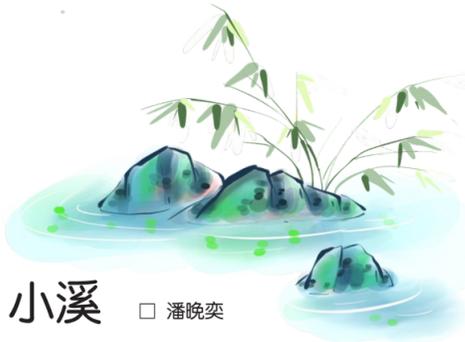
家乡有一种小零食：薄薄脆，适宜下午茶。是一款薄薄的小圆饼，薄而不脆，一薄才脆，薄而不碎。薄薄的饼，咬一口脆脆的，咀嚼起来嘎吱有声。如果是一种厚饼，就大失其味了。

食物的外皮要薄，这也体现出一种薄之美。吾乡的春卷皮，街头小贩手粘一团面糊，在空中甩啊甩，慢慢一按，面团拂过烧得滚烫的铜皮锅面，如舌头舔锅，很快一张春卷皮析出。刚捏着锅的春卷皮，此时薄如蝉翼，轻轻拎起，放在面前轻轻一照，看得见街市人影。

饼薄与食物的外皮薄，显匠心和精致，也是对饮食手工的不怠慢，对生活充满感恩。

夏日凌晨，天蒙蒙亮，晨曦薄如蝉翼，薄如牛乳，已有早起的人，他们是生活忙碌奔波。初出的光线，借助它看树，看路，看房屋……轮廓渐渐明亮。那日，我坐着窗口，看城市慢慢跟着光亮起来，四周楼群、马路、河流、树木也跟着渐渐明晰……这一切，皆是因为薄。透过这层薄，能够看到你想要看到的的东西。天光大亮，霞光万丈，马路上有了鼎沸的人声，晨曦就不再薄了。热腾腾的生活，让即将开始的一天，活泛通透。

一些生动的物象，往往从薄开始。如，朝霞、晨雾、云、日出……薄为始，始而稍厚，一切皆变得美好起来。



小溪

□ 潘晚奕

个水桶，就可以抬回来一桶水。这桶水就满足我们日常所需，拖地洒水，洗手擦桌。春秋基本每天一桶，夏季两桶，多出来的一桶需要时不时的往地上洒，以此来降温消暑。冬天较少，偶尔打扫卫生的时候需要。

至于抬水这份差事，好坏全看季节。冬天比较苦，天寒地冻，水有着刺骨的寒，而夏秋较好，可以玩水。

直到后来，自来水普及了，而我们也毕业了，小溪还是那条小溪，小溪又不是那条小溪。

这便是记忆中的小溪，后来的我翻过了那座的大山，也看到了黄河的人海口，并在那读起了大学。从小学到大学，我也终于看到了口中的大海。从大学校园去往大海很方便，而小溪到大海我却不敢相信，到底要经历多么久的颠簸，才能到这。

从春夏秋冬的家乡四季到冬夏两季的他乡，只有我慢慢的缺失了家乡的春秋，更失去了小溪的四季。好在我今年夏天又去了小溪，小溪还在……



一棵椿树

□ 王万平

就树龄而言，它该是一棵不惑之树了。

1984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时机，母亲在楼后院子的储藏室旁边栽下了一棵尺把高的小椿树。从此，松土、浇水、施肥，像照顾孙子一样精心。说来也怪，它竟感恩般地活了下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母亲陪着椿树长高，小椿树陪着母亲变老。之后，为了我结婚，父母将居住了15年的60多个平方的五楼，主动让给了我。再由三哥出面将楼后的储藏室经过一番周折，改造成了一处像模像样的独院子，父母就在那里吃住、养鸡、种花、照顾年幼的孙子。有幸，2003年父母离开居住了四年之久的独院子，搬到了50多个平方的四楼，颐养天年。茶余饭后，父亲依然喜欢坐在那棵椿树下，乘凉、写字、打麻将；母亲依然喜欢坐在那棵椿树下，乘凉、做针线、拉家常。前几年赶上了棚户区改造，这幢建于20世纪80年代老楼旧貌换新颜，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终于享受到了暖气带来的温暖与便捷。那棵长高的椿树也自然跟着享福了，不再被家家户户长长的烟筒冒出的浓浓煤烟所侵袭了，倒像一把巨大的伞撑起了诱人的翠绿和快活的鸟鸣。40年弹指一挥间。昔日的好多楼友相继都走了。树大分枝，我们姊妹成家立业，相继都搬迁了；九十高龄的父亲也走了。曾经辉煌的这幢楼，引以为豪的它，现在成了一幢实实在在的平民楼了。而今，这棵身高14米，身粗0.4米，树冠直径12米的根深、枝繁、叶茂的老椿树依然站在那里，继续迎风雨、傲霜雪、见世事。虽然九十高龄的母亲不能下楼了，不能零距离的触摸它了，但是，隔窗相望，互诉衷肠，共赏鸟鸣是她老人家每天的必修课。就阅历而论，它该是一棵值得纪念的沧桑之树了。

祖国这个词

祖国这个词，是名词
当你听到这个词
内心的澎湃
只有一波一波的海浪能懂

祖国这个词，是动词
当你握紧这个词，就像
握紧手中的笔
握紧劳动的工具
握紧一杆枪
去书写去耕耘去捍卫

祖国这个词，是形容词
当你拥抱这个词
就像拥抱秀丽的景色
拥抱美丽的花园、村庄、城市
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

祖国这个词，是大词
她由我们每个人心中
细小的热爱组成
也由每个和谐幸福的日子组成（季川）

祖国之恋（散文诗）

我曾在齐白石《祖国万岁》的画前久久凝望，那朵朵牡丹绽放着祖国的繁荣，那笔触间流淌着对祖国的深情，任青春的热血拍打祝福的胸膛，心中涌动着对祖国的无限敬仰。

我曾随郭兰英《我的祖国》轻轻歌唱，那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大河波浪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风吹稻花香，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歌声中，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富饶与宽广。

我曾大声朗诵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那诗如烈火，燃烧着对祖国的热爱，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曾深情呼唤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那呼唤声中，是对祖国母亲的依恋。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我们共同见证着祖国的崛起，每一寸土地，都洒满了我们的汗水，每一缕清风，都传递着我们的希望，祖国，你是我心中最深的牵挂。（苏应纯）

小草

我站在，青山之巅
世界，停止了喧嚣

春风，打开一扇门
红的花，在四处奔跑

铺展开，千秋的画卷
偶尔闪过，一只飞鸟

其实，我只是一棵小草
也常在河畔，徘徊思考

无论，在山巅还是河边
都要，把大地紧紧拥抱

无论，是千山还是万河
都有，我生命留下的狂草（杨向东）

关山雾行

穿越关山的高速路
陷入深不见底的黑暗
眨也不敢眨的眼睛
顾不上想
看不见路的高速路有什么

像无岸可靠的船
像没有翅膀的鸟
旋涡的落叶
深渊的喊叫

挣扎的目光
依然只看见看不见
而此刻
想要继续去某个地方
除了心里的路标
还能指望什么（刘本本）

立秋的芋头饭

秋风起，啃秋瓜，贴秋膘
一个季节来临的信号
最先被舌尖记住

这时，玉米吐丝，大豆结荚
稻谷的孕胚还在持续鼓胀
万物似乎还没做好成熟的准备
而泥土里的芋头
早已积蓄了足够的香甜

祖母把芋头切块，配以腊肉、葱花
煮出一锅香气四溢的芋头饭
我们坐在阳光下，把饱满的米粒
嚼出幸福的滋味，一场迎接秋的仪式
是如此的朴素，而美妙

如今，许多人事如落叶般离开
我独自一人，在异乡的高楼里泛黄
在这立秋时节，再也没有一碗芋头饭
能把我送回童年，送回故乡（广炎）